

在聖召主日，教友能做甚麼？

第一，是求莊稼的主人多派工人來收祂的莊稼。教友不要只在聖召主日才為聖召祈禱，而是時常祈求。人的祈求是否熱切，反映人是否真的急切需要。不少人喜歡用九日敬禮去求考試過關，擇業順利，求偶成功，疾病痊癒等。但有多少人會為聖召增多而去做九日敬禮？可能本地聖召還未到了拉警報的地步，教友還沒有感受這種深切渴求的需要。

第二，如果你在考慮聖召，便求天主賜自己一顆慷慨的心。如果你是公教父母的話，更須求天主使自己有一份奉獻子女的慷慨。不少公教家庭極樂意為別人的聖召祈禱，卻捨不得為自己的子女求。我在國內聖堂布告板上看到一則很有意義的故事：神父問一個農夫：「如果天主賜你一百萬元，你願意捐五十萬給教會嗎？」農夫爽快的回答：「沒有問題」。神父再問：「如果天主賜你十萬元，你願意捐五萬給教會嗎？」農夫想了一想，回答說：「沒有問題」。神父笑一笑然後問：「如果天主賜你兩頭牛，你願意捐一頭給教會嗎？」農夫頓了一頓，大聲抗議說：「那太不公平了，我家剛好有兩頭牛」。自己沒有的東西，人很容易慷他人之慨；要自己拿出已擁有的東西，情況便不相同。

第三，支持你的牧人，認識你的牧人（我的羊也認識我）。教友對牧人的關心，是聖召成功的重要因素。當你愛護你的牧人，不但使他捨不得離開羊群，更做成一個敬重牧人的環境，使你的子弟感受到修道的價值。

願大家先做一隻認識牧人的羊，基督會聆聽善良的羊懇切的祈禱，賜給你們和你們的子女好的牧人。

4月21日
(星期日)

復活期第四主日

宗徒大事錄 4:8-12

聖詠 118:1,8-9,21-23,26,28,29

若望一書 3:1-2

若望福音 10:11-18

天國驛站 漱口的法師 蔡惠民神父

*有一位佛教法師說，他每次說了「佛教」這個詞，就得漱口三遍。因為即使是「佛教」這個詞也會引起誤解，以為佛教是可以脫離人的經驗與限制，或其他一切而獨立存在的。漱口的用意是警告他自己，不要執著於佛教的概念，不要當他是可以獨立存在之物。一天，聽他說佛法的群眾之中有一位站起來說：「師父，每次聽見您說『佛教』一詞，我就得到河邊去洗三回耳朵。」法師隨即讚賞了他的這一番話。
(錄自生生基督世世佛)*

宗徒大事錄中，伯多祿曾以確切的語氣，總結他對耶穌的信仰：「這位耶穌，就是你們『匠人所棄而不用石頭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』除他以外，無論憑誰，決無救恩，因為在天上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字，使我們賴以得救的。」(宗 4:12)類似的信念亦反映在若望的神學裡：「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：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，不能進天主的國。」(若 3:5)教會由此而宣信耶穌是普世的唯一救主，人必須要通過祂，才能到天父那裡去。

信賴耶穌之名，除了「口裡承認耶穌為主，心裡相信天主使他從死者中復活起來」外，(羅 10:9)還有其他途徑嗎？那些沒有機會聽過祂名字的人，又怎樣口裡承認，心裡相信呢？如果耶穌之名沒有傳遍普世，祂的拯救又怎樣施之於宇宙？同樣，由水和聖神而重生，除了領受教會的入門聖事外，還有其他方法嗎？教會的聖事是重生的先決條件，抑或是普世得救的標記？

在天主的救恩工程裡，的確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穌。在祂內，聖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們中間，使凡有血肉的，都能看到天主的光榮。祂又藉著死亡和復活，克勝了人的限制，徹底改變了人的命運，讓人性分沾不朽的天主性。這位耶穌，一方面

和平綸音

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

吳智勳神父

今天是聖召主日，以往稱為善牧主日，能令人以為單指司鐸聖召，其實應伸展到所有修道人的聖召。

很多行業都會登廣告招聘員工，為迎合香港人重視功利，一般會標榜利益去吸引人，例如：薪水高、福利好、假期多、升職快等。有些仍嫌這些字眼太籠統，會強調明顯的好處，如：四天工作，六天薪酬、不須到國內上班、不須超時工作等。有些更利用電視廣告美化某些行業，誇大其重要性。不過這些報喜不報憂的宣傳，一旦被發現與事實相距很遠，便立刻大打折扣。

今天福音中，耶穌有點像為牧人賣廣告。如果純粹從廣告的角度去看，好像不太高明，因為工作又辛苦，又危險，甚至要「為羊捨命」，不把應徵的嚇走才怪。再加上現代教會還增添一些條件，如：不准結婚（貞潔）、不准發財（神貧）、不准自選工作，只接受派遣（服從）等，似乎都與現代人心理背道而馳，大概不必作市場調查，也會預見應徵的人不多。那些真的去應徵時，人們還以為他們是失戀，或受了大挫折，才會「看破紅塵」，做了如斯消極的選擇。

在福音中，耶穌從不把牧人看成一種職業，「善牧不是傭工」，不是為了薪水而去工作。這是一種回應天主召叫的生活，好像耶穌回應天父的要求一樣。此外，牧人要把服務的對象看成自己的家人。耶穌很清楚人對「公家的」和「自己的」東西有不同的心態，故強調「羊是自己的」。牧人要「認識自己的羊」，即與羊有一種深切的關係。都市人可能很難明白人與羊之間怎能有深切的關係，如果把羊換成了狗，大概容易明白一點。再者，認識不是泛泛的，而是去到願意為對方犧牲的地步。我們不妨回顧周圍，如果有些人我們是真的願意為他們犧牲生命的話，我們的確很愛他們。過這種生活時，牧人是「心甘情願」的，非為了改善生活，或只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而已。可見牧人的聖召條件很多，明顯地是天主恩寵的召叫，只求人慷慨的回應，否則根本是不可能。

是天主救恩的具體實現，另一方面也是天主普世救恩的標記。兩者在歷史上雖然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事實，但要彼此區分。否則，無機會接觸或不存留在天主救恩標記內的人，很容易被等同為失落天主救恩的人。

作為基督徒，藉著耶穌的親臨，特別是祂留下的福音和重生聖事，我們肯定天主救恩的事實和經驗。不過，天主藉著耶穌這標記所彰顯的普世救恩，卻遠遠超出教會的掌握或理解。自古以來，教會並不排除救恩存在於教外的可能。縱使「靈薄獄」，「血洗」或「願洗」等主張給人的印象是自圓其說，但總算是教會對救恩存在於聖事標記以外的肯定。

在若望福音中，耶穌曾經說過：「我還有別的羊，還不屬於這一棧，我也願把他們引來，他們要聽我的聲音」，（若 10:16）這些不屬一棧的羊，可否理解為那些不承認耶穌為主，但心裡卻向著耶穌所彰顯的救恩誠心開放的人？這些羊之所以屬於耶穌，因為他們也聽從祂的聲音，即耶穌藉降生奧蹟而發自人心底的生命之言。

在人性的最深處，這些羊與我們同樣體悟到人生之苦難與哀傷；同樣懷著一顆慈悲的心，致力於憐憫人類的痛苦；同樣懷著無止境的渴求，尋覓人性的最後歸宿與真理。但由於生長在不同的環境或文化傳統，以致在表達方式上與教會的信仰有若干的差異，儘管不同屬一棧，他們都是耶穌的羊。

最近有機會細讀「生生基督世世佛」這本書，作者一行禪師雖是一位越南佛教僧人，但因著他對生命的細緻體味和深刻反省，耶穌對他來並不陌生，甚至可說是知交。他不是通過教義去觸摸這位耶穌，而是憑他自己心底的靈音和生命的體認。我們或許會驚訝禪師的掌握是那麼的確定，但卻是一位活生生的耶穌。近代教會的靈修大師麥頓神父是美國人，他與禪師彼此欣賞，有一次這麼寫道：「禪師是我的兄弟，我和他都是僧人，過隱修生活的年期一樣久。我們倆都學詩，也都是存在主義者，我與禪師相像的地方甚於許多美人和我相像之處。」

在天主的救恩計劃中，將只有一個羊群，一個牧人，這些不同屬一棧的羊，究竟要告訴我甚麼？如果有人以為加入教會，便是救恩的保證，口裡不承認耶穌之名，便是失落的因由，這種排外、自滿、偏狹的看法，最終反會令人錯失救恩。基督徒的特點，並不是在得救的問題上與人有別，因為不是基督徒，也有得救的可能。基督徒的蒙召，是要跟隨耶穌，藉著有形可見的具體生活見證，作天主普世救恩的標記。人們對基督徒的期望，並不是他們對耶穌的抽象教義，疏離概念，而是活生生的耶穌面容。